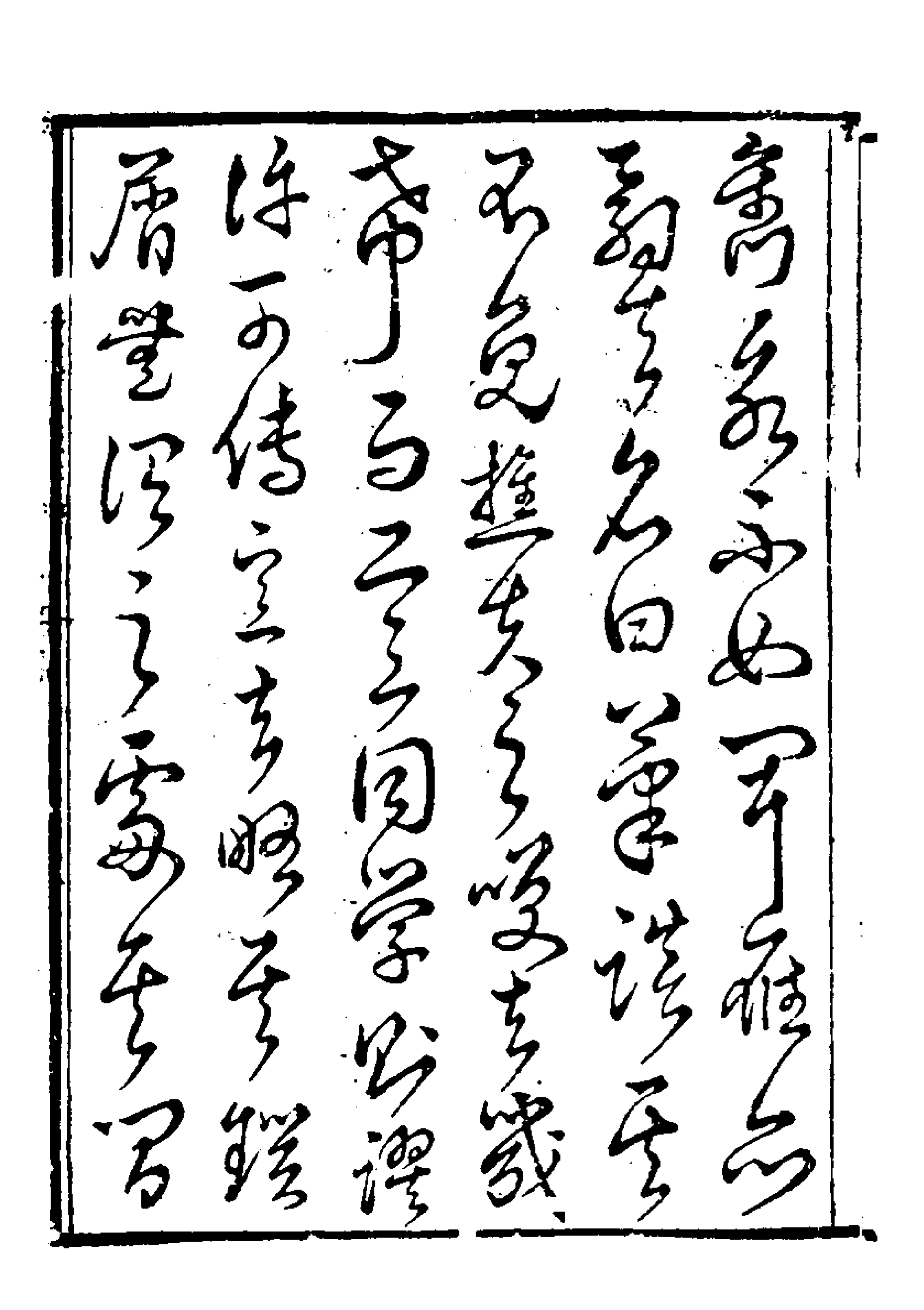
巢林筆談

楊子雲稱書不能
其道者則擴夫學之
亭孫極其之氏深
詩書之澤而其遺之
諸君白沙筆寫精
一編與擴而如曾深



以
聖稱先道人書風
從戎議設疆吏稱
語語得之有足道者
古然先民不廢芻蕘
之詢宜主人為擇精英

六六讀書樓藏家寫
應手至一丙也乙丑仲
春以筆壽孫歸湯書

巢林筆談卷一　西湖印栻評閱

崑山龔煒巢林著

康熙辛丑　上御極六十年矣深仁厚澤浹髓淪肌海內乂安人民和樂自唐虞以來未有若斯之盛者而　萬壽聖誕正值天氣清和卉物條暢之際民間之頌升恒祝熾昌者溢乎中外我吳尤稱繁華之地巡撫吳公暨諸僚屬並鋪張美麗仙宮梵宇普建祝　聖道場舞樹歌臺盡演蟠桃樂府華燈綺綵綿亘長衢火樹星毬光明徹夜文武官舞蹈嵩呼都人士歡聲雷動煌煌哉太平之盛觀

圖繪弗能殫已

漕憲旋公貌奇醜人號爲缺不全初仕縣尹謁上官上官或掩口而笑公正色曰公以某貌醜耶人面獸心可惡耳若某則獸面人心何害焉

過下邳謁留侯廟瞻仰之際英雄而帶烟霞氣矣出步圯橋遥想當年納履授書仙蹤契合低回不能去

晩泊淮城詣漂母祠及韓侯釣臺凄凉滿目因嘆一飯之德報以千金百戰之功不贖三族侯不忍負母寧忍負漢而漢祖忍于負侯侯仁而漢暴也

漢興而侯絶。不使英雄淚滿襟耶。謝原功詩云。天日可明歸漢志。風雲猶似下齊兵。二語殊足表侯。又苗疆有韋姓者。世土官。相傳為侯之遺胤。庶幾猶有天道。

寓滸江浦。偶至一古寺。旁隱小門。迤邐入有精舍壽盆樹充庭。詩畫滿壁。咒鐏盈案。如入虎邱山塘肆中。頃之一老僧盛服出。欵曲之際。誇示交游。侈陳朝貴。蓋一俗僧也。已轉一廻廊。又得三楹中置一龕。裹以錦綺。又有小樓扃戶不得上。噫。僧亦奢矣。浮屠貴淨行。乃復美衣服飾館宇。且秘之荒涼

破寺中其人庸可測乎

有祈嗣于韋蘇州廟者夢神示一瓜字求爲解則日以問丁巳解元覺而語人人謂瓜多子是有子之兆但丁巳非正科所謂丁巳解元者又不知何指也王素巖先生聞之謂孤而無子爲瓜豈吉兆歟其人後竟無嗣而先生以丁巳開科領解京兆

稽鹿城而北繞馬鞍而南秀野霏金蒨嵐滴翠處處春色步步花香道遇客周姓者因相與登山從東岩取徑直抵上方入華藏寺歷浮屠四五級四望百里眼界一空復自文筆峰委折而西登紫雲

岩疊嶂千層翹翹秀絶穿石壁中隱隱見天所謂一線天是也側首危巒如有落勢徑稍滑周扶行數步遂緣仙人橋而下

讀儀禮疑儀節太碎讀周禮疑設官太冗

外王父華伍葛公長身玉立善騎射好讀史愛客酒酣以往指畫山川形勝評說古今成敗及行軍用兵倚伏之勢精彩葩流聲情慷慨往往傾其座人嘗馳馬忠武祠前較日銀鞍觀者如堵外伯祖孺初先生作長歌記之頗愛古玩每歲於荷花盛時約舉香爐會有客石秀卿爲之驛騎金鏤銀塗

羅列盈案于以品其高下是會也例設素殽尤稱
雅集公篤於氣誼與許李二翁尤善李沒每宴必
設七箸有張幼于之風焉幼于嘗宴死友曰吾念所至輒與心語
康熙十七年　詔徵博學鴻詞刑侍任公薦福建
舉人陳學夔有句云昔長安賣賦洛陽之紙頓貴
今罵賊全節睢陽之舌猶存
孟子學於子思其論舊君反服意同而子思語氣
較婉然謝疊山先生引闢辛之言爲正有定識然
後可以讀書
高王父雲扶公少以文行冠一庠有善相者謂曰

君貌清秀可大貴但恐其年不至若過三十一二功名不足慮也又夢神與語顏子天限若知之乎及年三十二果卒術與夢皆驗

曾王父西圃公從外舅吳翁抵關上吳有仇家統衆伺時敬生先生舘關署翁從姪也將介敬生求救于主政公曰不可關尹不受事西賓譁干情且事急矣一多委曲已被歐辱何及焉不若囑敬生但言家有急事亟須舟入城令公差取舟去彼見差船必不疑即疑亦不敢動動則舘賓在焉關尹能無一問乎翁大稱善遂如公指衆果不疑守至

日暮乃去

江寧鄧漢儀有朝雲墳在落花中句其韻致可人𠃊顧相秉謙嘗送一按君見地遺一錢急蹈之客出取以入人謂一錢尚爾驚顧三公之位得不附璫固寵乎予謂奄黨三公還是不值一錢

晉文返國姜氏實成之後逆季隗不及姜氏其爲早亡無疑顧旌異之典何闕也史佚之耶抑晉文薄倖如斯耶懷嬴失行備位宮闈姜氏才賢弗聞廟祀以志我過獨一介子推哉

春氣暄和梅花正放約同人遊馬鞍山道逢夢航

大舅氏舅氏素簡出得追陪遊屐尤可喜因飲于山館寒香撲酒山色迎人景既絕佳而舅氏撫今追昔引入禪理更超然入妙翌日寄詩一首云重陽風雨此間留芳歲元陰偶再遊促膝新知方共樂時同席有與舅氏作會者離羣往事漫含愁觀河始悟童無耄閱世眞同蜉與蝣見說酒壚今易主美人黃土已經秋館有湯婦者頗以色名死數年矣

吾鄉舊有弔古會月輪一人主之臨期分祭先賢祠墓觴詠以發其幽光前輩風致殊深慨想

薛太守隱元墓爲頭陀本名家自以去冠當去山

剪髮當去ノ而元墓有米堆山遂名米號堆山

荔枝佳種上下俱紅中一道白如雪名玉帶束佳

人

穎考叔小人有母四字極悱惻直刺鄭莊之隱故

使忍人亦爲感動及語之故胡不言母子重合天

理人情之至只此遷善之心已足動鬼神名太和

失口之誓何嫌何疑至掘地及泉隧而相見不太

淺陋耶

越王誅宰嚭漢祖封項伯其事相反愚謂伯之罪

甚于嚭以嚭爲羈旅之臣而伯則叔父之親也漢

祖德其助已不惟不誅而又封之人臣之懐二心以事其上者何儆焉且獨不思已之殺曹無傷乎項伯即楚之曹無傷也楚亡而封以爵土又何以申公義于天下漢祖之不如句踐也明矣雖然大夫種被誅之後功臣多不克保其終韓彭之禍則句踐開其端也又賢乎哉

先妣葛孺人虔奉佛氏乙巳之春偶不懌作淨土詩以自廣有塵事多般無了日到頭畢竟望西遊之句明年春遂棄不孝等嗚呼此其爲泰山梁木之兆歟

予於丙午夏秋間鈔錄晉書畢復事南史閱一載訖功今年春復纂北史方完帝紀會學使者將至稍稍理時藝遂未卒業鈍資不能兼及可歎也

予讀南北史竊歎聖仁如梁孝文一人可千百其君矣使之統一宇內文武成康之盛可幾也乃臨江數罪不長驅直入奄有中原者時無碩輔以輔之耳抑天不厭禍雖有聖主故抑之使不得志耶

倪高士好潔近癖予最喜其汲水洗桐護持苔蘚使綠縟盈庭

予婿于乙巳之仲春歸以兩家多故及今四載始

赴外家婁東王氏徇雙回之俗也舟從西轉夜泊東關愁雲罩星月之光寒風散鰲燈之熖花飛六出耳傾淅瀝之聲霤滴半艙骨邊陰寒之氣雖蘇公有興終敗意此際元宵東坡上元夜入延祥寺觀燈以無燈敗意縱謝文多才亦倦賦今番雪夜己酉元夕書于邑之東關舟次

河豚有毒食之間有致傷者一日至槎溪妹倩陳堇岐問予食河豚否予曰懷疑而食味必失真失真之味入疑腹易牙不見功矣已觴予于杞園酒半進一味甚鮮不覺大嚼同席相視而嬉予曰誤

矣東坡值得一死我終不敢輕生相與大噱而罷

王制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又然後制刑周禮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謂行刑之時天子猶欲以此三者免其罪也東坡殺之三宥之三本此蓋主司一時失記東坡不便顯証故以想當然答之耳

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管仲不殉笙竇之難夫子特以功覆過由賜之見未爲不是

桓公九合諸侯節如其仁句言如此便是其仁

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避嫌語忠蓋者不
道
練川王修撰未遇時祈夢于京師呂祖廟夢神導
至一處無門可出神曰吾爲汝特闢一門闢突
遇一青面神如世所畫魁星者覺而異之後以癸
巳歲　恩科竟得大魁
耳東園名久今日始探其勝闢地曠取徑幽樹老
雲深去城市而入山林矣已而門臨流水藤架石
橋因徘徊池上睇盼山光隨縈紆而陟磴道破歷
翳而歷亭臺遊屐且盡轉境無窮客有惜其漫漶

不鮮者予曰林麓大觀不在雕飾因歎奉常先生之澤波及遊人者多矣園有菴曰雜花林亦幽靜可憇己酉上巳書于光大堂之西齋

徐文貞之子錦衣君驕貴負癖每大旋無寒暑必於城上一夜冒雪登城一僮荷矛隨之時漏下三鼓嘉靖以天寒大雪衛卒巡邏必怠命內侍偵之邏者多枕藉酣卧遙望城上有荷矛者叱之答曰徐指揮巡城內侍以聞帝大悅明旦語于朝超擢其官人目爲雪裡拖槍

先妣嘗言非功之難所以居之者實難也鞍之役

范文子不敢代帥受名武子知其必免晉王龍驤
以范通之言自悔其禍不復矜平吳功若功不及
古人而侈汰日甚其能免于罪乎此爲樹功青海
者言之後卒如料
粤西文枚臣快士也以世講過我極歡臨行予贈
以詩有云今人多慷慨結交杯酒中始亦敦管鮑
雲雨隔窮通我等貴久要何至嗟薄終枚臣爲感
泣謂予曰我遊齊魯燕趙間閱人多矣風情高爽
未有如君者幸自愛此去當佇子于燕臺遂別去
予亦爲之淒絕

趙文敏宋宗室萬無仕元之理我終不以風雅蓋其短

沈歸愚先生以詩稿見示其賦秦王一律有燒書乍歇驪山火句與楊文公詩暗合

漢溪舊稱七十二漊家于斯而未竟其處今夜棹一野艇隨灣蕩漾秋清月朗風淡波澄漁唱燈微犬嗥村靜佳境也疏其可名者得半而堯仁齊可鷄頭鸛嘴荷花花瓶其最著云己酉中秋前二日記

閱賢書李總憲之孫拱宸魁其選拱宸之父厚文

最長厚人視之一寒士也世祿之家有此人其子烏得不發

業師朱維騏先生一病不復起十餘年師弟永隔幽明悲夫悲夫前於七月中見先生體雖稍癯神氣自王竊以不久當平復無大苦也再往先生已支離牀蓐不能强步堂中矣予縷訊其傴嫗云日來病轉亟心甚憂之然猶冀其漸減也詎料新秋一見遂成千古先生無子有孝女適周振邰邑中知名士也

陳白陽先生嘗云吾作枝頭括見點花世間絕無

實矣沱江尤以山水得名人稱沱仙

葉忠節公轉運湖北遭夏逆之亂中丞失守僚屬奔散印務多公兼攝時賊勢猖獗公自度力不支送太夫人出危城伏地慟哭不能起但云左難右難至夫人及子則正色諭片語絕無係戀情及城陷公自剄治事堂飯從頸中流出盞食無幾時也時有兩僕從公其一賫印信從間道星馳報部顯公大節一爲公經紀後事不爲賊脅義皆可旌公之外孫王律菴先生予外舅也爲予言之如是

南海陳講秋先生自長洲移節新陽未半年改裁

去士民思之予以薄劣繆見賞臨別贈予詩云未
班匏繫亦何心獨有驪歌別恨深歸問宦囊何所
貯取君佳作示知音
馮具區瘞鶴先墓旁表曰羽童墓自爲銘朱學熙
以古窑器葬落花于南禺黎太僕爲作花阡表二
事有清致
麓臺王公掌捐例時外舅與丹思殿撰同臥一室
室中堆金數萬相約云若有見者不動色即是可
人其後至者莫不相顧色飛
元白並稱雖僅以詩論終恐元之浼白

予少好武備嘗竊前人刀法靜觀而私演之大要用避匼擊手眼快身脚輕耳因係鉛于足久之解去超踰頗便然法不指授終是死法丙午冬有客從北來與予講論刀術與舊說無以異也遂習之略知騰蹤閃賺斜提直刺之法而功疎力詘技卒不成然嘗酒酣與高迭躍揮霍光鋩霜落手臂風生遺豁不平之懷洗滌酸腐之胃衛身雖拙而吐氣自豪

猶憶庚子中秋夜與客三四輩挾彈角技燃燭爲的飛丸落煤拍叫歡呼與拓弦之聲相應爾時亦

殊沾沾自喜

朱栢廬先生館于葉太翁廷玉家一夜大雪主人治具煖寒酒半慨然興歎翁問先生何歎曰適憶故友極貧不覺念切綈袍耳曰此不足憂且暢飲明日問所在遣之以十斛米先生當樂飲之時不能不戚然于故交翁以先生之故而遺米于素不相識之人斯真兩賢矣

明季如皐令王斗性好蝶案下得笞罪者許以輸蝶免每飲客輒縱之以爲樂時人爲之語曰隋堤螢火滅縣令放蝴蝶

閱舊報讀　世祖皇帝諭云朕觀往籍從古來欺
君誤國之臣有正法顯戮者亦有追刑倖生者其
生也雖生猶死摘奸發伏之言官有吐氣伸志者
亦有蒙寃就死者其死也雖死猶生總之是非眞
假未有日久而不別白者也大哉　聖訓不但激
昂忠義之氣而平其心饒伊大奸慝度無不生其
愧悔者時有御史張煊以劾談太陳名夏洪承疇
罹重典　上憫其寃　恩恤有加談太伏誅名夏
等皆得罪故　上有是　諭
夏孝廉佩言館尚明田時遇一摘菜者蹕至其家

茅齋蓬藋几上攤詩數首無餘物也怪其不列書籍則指腹以對問出處自言善數學安分株守越數日復詣之足音已空谷矣或云幾日前曾有使來蓋一官人也避仇至此仇死故去不知其姓名外曾祖芝山公爲亂民所逼奔外家其家恐禍及拒不納遂及于難公太常卿中恬公子少能文工畫風流豪邁有貴游習卒以致禍然害公者皆見公荷戈而逐發狂病死其聰明英爽死而能神蓋亦有不可磨滅者焉五知徐太史題公遺畫詩有云寄語揮毫貴公子槖弓臥鼓百年餘

舊傳岳正葡萄太常竹意是夏太常昶而夏之裔
孫佩言則曰此王太常即先太常之師也畫尤罕
覯嘗夜聞一鄰女吹簫善之詢知爲不字貞守者
爲寫一竿遺之女得畫心動更求一幅爲偶太常
索取碎焉謂以禪女故遺畫轉以畫萌爾凡心終
身不留畫人間矣女亦斷簫不復吹

先曾祖西圃公幼孤爲叔某所淩某逼衙蠹誣告
數四公盡禮而多智某雖暴無以困也後某以事
繫獄公不宿怨仍往探之某亦痛自責出獄且曰
得錢若干計脫矣公出即稱貸與之某果得脫他

日見公用稍給復侵之公曰我固知得釋必及也爾時終不忍耳

何公騰蛟雲從其先山陰人戍貴州黎陽衛所居有神魚井素無魚公生魚忽滿井五色巨鱗大者至尺許及公殉難井遂無魚

昔遊君山登松風亭士子雲集翌日復策蹇遊黃山同寓外遂寂無有與者姑則緣江而行纔登大阜江遠浮天黃田彌望鉅觀也但無林木蔭翳亭臺結構之勝耳及至鵝鼻渚則峰巒奔突勢若飲江波浪之濶更爲無際甚憩坐其下可以盥洗焉以

投竿欲尋訪古蹟而樵夫無可詢者旣返猶歎然也今日復過澄江追憶昔遊覺少時之興致正復不淺壬子七月旣望筆

何義門曾執贄于翁司寇及翁章論湯公何詎翁榮贄士論偉之

雍正十年秋大風拔木沿海居民漂沒無算荒民之流于崑者或聚于書院門外枕藉而死者十八九臭腐之氣蒸爲疾疫我鄉好義之士稍稍賑施輒拂長官意其意以爲卽死亦與官無累得食則久羈我土嗚呼此其爲父母斯民者歟賴　天子

仁聖屢　詔興發溝瘠重蘇民間一糕一餅之施

並邀　旌異我不知向之禁民勿施者亦復泚然

汗下否也

倪雲林厭世濁不畫人物愚以惟其濁也正當借

畫以激之

楊文襄進呈元宵詩有愛看冰輪清似鏡句肅皇

以爲類中秋詩改云愛看金蓮明似月申文定作

袪倦見文題皇年十歲援筆改魔字二君皆具點

金手

泰誓是乃世讎句後世疑之愚意紂雖暴虐加一

諱字似觸目先引古人之言而後申之遂不嫌于創世字言紂洪維作威孤人之子獨人父母乃是汝之世諱語自無疵

夫子以至德稱文王郎以達孝歸武周可知戎衣一着無忝前人無愧後世武王非聖人是何言歟陳眉老著狂夫之言亦多以私意窺武王乃真狂夫之言矣

君奭篇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愚意下句是比擬之詞言名公去而嘉言不復聞于我矣矧進而格君心乎蔡註謂周方隆盛鳴鳳在郊卷阿鳴

于高岡乃詠其實固矣

或叩王敬美尊兄文果何如敬美云如河口皂隸言其隨時答應沒甚緊要也二美並著才名敬美畢竟是元美之弟

予少時曾賦雪景有收綸漁父歸舟晚迷徑樵人行路斜句瓶菴二舅氏詫爲仙才適五知太史在大舅氏所見之亦極嗟賞遂萌學詩意而是時業師朱維映先生方以舉業勤課未敢露此意一日偶雜數首于時藝卷中先生爲丹黃之謂異日可與言詩先生詩學得之雪鴻先生蓋未易許人者

自此稍事塗抹亦不自知其好醜近得錢宗伯手
批詩統讀之煌煌大部全璧無幾因歎此事大不
易强作無益也

寧獻王自號臞仙嘗令人往廬山囊雲結屋曰雲
齋障以簾幙每日放雲一囊四壁氤氳如巖洞此
興不減東坡坡有攓雲篇其序云雲氣自山中來
以手掇開籠取其中歸家雲盈籠開而放之作攓
雲篇

先考參村府君登第後議敘中翰家居讀書養親
布疏自甘探擇故家舊典彙集成書構求先賢遺

像倩工臨摹樂與親戚情話晨夕忘倦一切蒱博
諸戲屏絕不陳時或徘徊東皐與耕氓野老話桑
麻課晴雨春秋報賽斗酒相勞殊自得也嘗言市
井草莽之臣忠在早輸　國課其以急公示後人
者切矣鄉民有訴曲直者必和顏調解或求爲祖
庇則峻拒之未嘗以刺字通官府里中愛敬如父
母言及有垂涕者
太倉張景州長歌行云君不見華山絕徑退之哭
高處須防一失足時在西帥年公幕府二語深得
諷諫之義予最愛其集中庭曠轉陰遲句

內幼先恃外舅宦遊京師時繼外姑陸夫人未娶托其孀姑郁母王夫人訓育之夫人愛之甚臨沒亦授產五十畝從嗣君不類從博徒游不三年貲盡予憫其貧困欲歸還其產以語內內亦欣然從之未幾郁死送終之具取給焉

客有薦相者于毛稚黃毛曰貧賤我所自有富貴本非所望夭壽不貳修身俟之僕自相審矣政無煩此公饒舌予嘗就雲間周漢濤相謂予他日名必顯其言前事頗驗未知後竟何如錄毛語爽然自失

明閩民有隨母再嫁者刲股療繼父疾有司以孝聞時御史陳纓判曰棄本姓而冒他姓義已不明虧父體以濟父仇孝則安在四語簡當

删書以秦誓終篇說者謂王氣在秦愚以秦斬于莊襄後世一男子自稱秦始皇其旨微矣

陸平湖先生先爲嘉定令邑有大盜爲民患更數令不治至是將入寇捕者以聞公戒吏民無動令當自治騎馬直入盜中盜見公皆愕公諭之曰爾等皆良民迫于捕逐耳今令來欲與爾等共爲善能自新乎各散還家貰汝罪否則官軍至無遺類

矣衆皆流涕蒲伏曰公真父母死生唯命公回縣盜相率待罪公曰業已許汝矣皆泣拜去盜遂息公撫字先於催科有一刁民負欠誑公且鬻女公聞言流涕戒勿鬻取俸代完民出衆怒其詐競毆之幾斃自是民間輸納恐後公嘗夜治獄有數人守至更深公目之不去令左右閉門捽衆跪于堂下數之曰苟非切已何爲夜守公庭唆訟搆釁定由爾等各以大杖擊三十按之皆如公言于是遠近稱神明予少讀公書其理學精粹不能窺公萬一竊好問公政績有客徐席珍館東土久得悉公

治嘉狀爲于逃逸事三節知仁勇已備大儒之致效若斯也

張忠定公詠毎斷獄必有判語蜀中鏤板謂之戒民集予於別集讀其數則皆明快絶倫惜未見其全書

劉僉事紹謂晉書詞不古雅苛論也惟論贊用四六非體然唐文皇制詞亦雄駿可觀

三代以後開創之主多果于誅戮惟我　世祖皇帝克寬克仁培本深厚如陳名夏敗後朝右猶攻擊不已　上以名夏既伏辜不得復事株連續奏

着多奉　嚴旨自此羅織之風遂絕所全不知凡
幾名夏夙負文望而其品卑下歸　朝後曌勸根
王甚任之擢爲宰輔卒以奸敗子掖臣尤庸劣時
有故宦女奸逃繫官臣漁色脫之將佔爲已妾尋
亦被劾問戍
王阮亭詞有春水平飄綠夢裡江南綠新婦磯頭
烟水綠鄒程邨曰昔應子和名三紅秀才今更不
當稱三綠耶前人綠字佳句甚多予最喜元人送
春詩批頰穿林叫新綠
明太常黃節愍公子澄墓在邑之馬鞍山陽子彥

修彥輝祔萬歷初裔孫熊與蔣乾爭塚地訟于縣
縣令親勘不決忽地中有聲如雷化青氣直上從
西北去裂土見石誌乃洪熙元年劉侍御璉筆也
令大驚申撫會有詔恤建文死事諸臣遂疏聞有
旨封表其墓并立祠公諱湜原籍分宜其葬馬鞍
也以子彥修先是編籍崑山公被難時彥修以崑
音充解役得負骸骨藏焦山數年歷江陰常熟輒
有梗之者至崑始克葬公之精忠大節照耀千古
墓在我邑不聞有辦香尊酒弔公墓者已屬缺典
而敗棘黃茅并不復識其何處亦吾黨之恥也

施耐菴水滸一書首列妖異隱托諷譏寄名義于狗盜之雄鑿私智于穿窬之手啟閭巷黨援之習開山林嘯聚之端害人心壞風俗莫甚于此而李卓吾謂宇宙有五大部文字並此于史記杜詩蘇文李獻吉集悖矣若以其穿插起伏形容摹繪之工則古來寫生文字供人玩味者何限而必沾沾于此耶

婁東王氏自嘉靖以後瑯琊太原名賢迭起而予私心嚮慕者則以緱山先生為最先生以元輔子而取名元登上第皆以文章居平孝于親信于友

與世甚淡與物無競殆富貴中高逸道學內神仙乎先生没文肅公哭之有國士無雙人倫罕二之語豈家庭之私好哉先生少時歲試雜一梵語學使震其名不敢遽第下等而令覆試題出今茅塞子之心句先生誤聽爲作金毛獅子賦一篇詞甚藻麗時年十四耳天才也

巢林筆談卷一終

巢林筆談卷二

崑山龔煒巢林著

夷惠稱聖自孟子始廉立寬敦是師百世之功隘與不恭是學夷惠之弊坐實夷惠不得焉有君子不爲而猶得謂之聖人乎

曾氏世濟其美然有曾子爲之父固難爲繼若曾元養曾子竟謂其以殘炙養親或不若是之薄

後漢童恢爲不其令邑有虎患捕二生虎至恢咒虎曰王法殺人者死汝若殺人當伏罪不者號寃時一虎低頭作震懼狀卽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若

訴冤者遂釋之恢之廉平足以感物如此然我尤異夫伏罪之虎就死而不欺其志愈於人之奸遁百出者多矣

吳子掛循士卒似非忍人殺妻案可疑温太真盡忠王室定非逆子絶裾案可疑

趙吳興蓄古琴二一曰大雅一曰松雪遂以大雅名堂而以松雪自號楊鐵崖有鐵笛字之曰鐵龍後得一蒼玉簫字爲玉鸞以配之南海黃庸之度嶺而北倚蓬聽雪歸而以聽雪蓬名其軒金華吳少君嘗煉白堊爲竈名玉雪厨時大彬茶壺名釣

雪似帶笠而釣者一名一物出自韻人令人欣賞不置

軍旅思險隱情以虞八字能細加體會抵韜畧千萬言

伏讀　世宗皇帝遺詔不勝感泣　上臨御十三年法立而不苛政舉而不擾　實天之日猶諄諄以寬大訓後此眞堯舜之用心哉自古人君英察者流爲慘刻仁厚者難於剛斷仁明如　帝無間然矣

張先生以書百卷求質先君如其直以予之越數

年有請盍意先君遂還其書中有歸批史記一部係先生之祖烈愍公手度乎甚惜之又數年先生父子繼沒予偶與陸惠三談及此書陸與張鄰如其將售也而問之張故昂其價予一時無以應也謀諸婦婦卸金簪一枝質以與之此書乃歸于予

人妖物怪不可一日容于盛世如賈士方曾靜是已賈既伏誅天下稱快 今上即位磔靜然後大赦 天威獨斷誅不踰時能哲而惠雖堯舜何加焉

蘇松浮糧 世宗皇帝已捐四十餘萬今奉 恩

旨又捐二十餘萬天佑我　國　聖聖相承萬年
有道於斯卜之
吳廷舉贊劉忠宣云憂民如有病對客若無官想
見古大臣風味聞太倉公常誦斯語
舅氏家有惡奴盜賣主田其母憤其子之不法詬
詈不止不數日死水中奴與婦父裏謀報縣冀以
誣主徐庶常與舅氏交最深聞信不及晤主人亟
冠帶詣縣力為申辨卒免于累人之相知患難始
見庶常此舉有古風
丙海寧相國之喪因便遊海神廟神像如生廟貌

赫奕金碧丹雘之飾雕鏤磨砌之工儼然帝室王居也尋至海塘塘口有浮屠憑而望洋不覺身在海中

海鹽陳氏之興傳聞其先有陳四脚子者孝子也一道人自遠來雇夫擔囊爭價曰必如命除却陳四無人矣蓋陳平日為人傭賃不甚計較也適陳至果不爭夜不及宿店即次陳舍破壁間支一舖陳讓焉道人不得已就寢抵觸有聲詢之乃其父母骨殖欲葬無地夜則抱持以睡者道人為歎息詰朝指一善地示之陳遂得以葬其親迭遇歲旱

里人開濬至十八潭適拱其穴有堪輿家過此云此處當出十八公其後陳果大發按術正未艾也不知果有是事否人無貴賤盡倫卽賢子孫定不以此爲諱

辛丑之秋從先君自淮上返泊舟瓜步阻風不得行遥望金山如蓬壺之浮碧瀣先君頓發遊興駕小舟泝流而上遂登妙高臺歷浮屠四五級俯瞰大江水天一色中有一石洞窅然而深意裴頭陀開山得金卽其處也山門外長廊縈繞石檻臨流僧人設茶鐺小坐啜茗已登舟風轉急浪湧激天

衣衫爲之沾濡今日復過金山風和日麗欲一登
覽爲事所牽追維昔遊感慨係之矣時戊午七月
下旬也

謁孝陵還暮雲起而殘陽落矣所過故宮遺址倍
極蒼凉瞥見民居破屋間猶有拾蓋黃瓦者

徐庶常富于書籍或疑其剽古句入己詩然其天
才高邁脫口便有神韵豈是掩襲得來予嘗聽其
與夢航舅氏論詩云本朝詩人外論多推屈翁山
王阮亭次即及我我以此二人先没甚好處有恥
居王後之意未免自負太甚耳庶常幼年初讀時

文一前輩過之問試筆否對曰未也曰先試一破可乎題出今之孝者即應聲云大孝無分今古稱今而風斯下矣聞者異之

吳俗信巫祝崇鬼神每當報賽之期必極巡遊之盛整齊執事對對成行裝束官弁翩翩連騎金鼓管絃之迭奏響遏行雲旌旆幢蓋之飛揚輝生蛟日執戈揚盾還存大儺之風走狗臂鷹或寓田獵之意集金珠以飾閣結綺綵而爲亭執香者拜稽于途帶杻者匍匐于道雖或因俗而各異莫不窮侈而極觀偶至槎溪適逢勝會創新奇于臺閣採

故典于詩章金華山上現出富貴神仙柳市南頭
變作繁華世界陶彭澤之黃花滿徑都屬寶株裴
晉公之綠野開筵盡傾珠箧分兩社以爭勝致一
國之若狂隊仗之鮮華乃其餘事寶珠之點綴實
是奇觀

辛卯計偕祖姑丈朱儀九先生問先府君行有日
乎府君辭以不赴先生假寐不言府君拱立以俟
迂久乃曰亦思若祖之望若何如乎府君歸趣治
裝後爲不肖等言之猶皇然如失也先生善事後
母　雄孝不愧

高王父應歲試新義于帝君廟有前三三與後三三之句不得其解案發乃一等第六而高叔祖非占公亦遂以第六名入泮

漢末名士乃是真名士宋世儒者乃是真儒者漢亡而宋弱剝牀之禍烈矣故多生君子不如少生小人

倪文正祭張睢陽文其氣在鬚其義在齒二語奇創移以題公畫像尤妙

李成棟本從高傑起羣盜及爲將軍降叛反覆死不足道其養子元亂則義士也元亂本姓賈素修

盤好與士大夫交持論侃侃後至欽州爲我兵所執主帥使其故人說之曰君不嘗受　國恩耶元亂大勳曰某昔不過帥府養子今爵通侯司禁旅狼狽被擒計惟一死報主豫讓不言之在前乎我父侯九泉久矣故人曰成棟果若父耶元亂曰黠寧皆以養子自奮子毋多言遂與弟建捷同死予既壯其節又以其臨難數語眞有國士之風故錄之

中州王公治崑用法甚嚴吏民側目于時王老虎之名籍籍矣其後豪强屏盜賊息里門夜關民卒

便之此眞所謂其次莫如猛者歟是時嘉令趙公治與公略相類而嘉俗强悍尤號難治其除奸戢暴俗亦爲之一變二公是漢趙廣漢一流以云循吏則未也

有一生以麟經應試題落趙武二字忽見一朱袍博帶者儼立于前生驚問爲誰自稱我晉大夫趙武是也其人恍悟爲添註遂得雋又有在闈中夢歐文忠與語汝寫我醉翁亭記必售也覺而詳之殊不解已得題銳意冥搜竟日不成局法忽憶夢中語遂襲記中句調得魁其經

太倉張欽文先生暮年已給衣頂猶日誦時文不休人怪之曰我爲來生地耳世有過目成誦者定從前世苦功來固是一理先生子泰基官翰林出守景州

蓮初透水遇雨輒夭因剪荷葉綫縫之作兜鍪狀雨則覆之名蓮笠

姜麟曰陳文恭爲活孟子未免推崇太過然讀其書想見其爲人固是聖門高選李卓吾言行堅僻而焦弱侯先生謂可肩一狂字坐孔門第二席正恐今之狂也不在受裁之列

議孟子者曰當時尚有周王在何必紛紛說魏齊
愚以爲大不然孟子特患說不行于魏齊耳於周
何嫌乎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九鼎震周之大數盡
矣獻叔其贅焉者也雖無桀紂行七雄視之直几
上之肉孟子雖賢能以共主令天下乎天下神器
原不一姓文武雖聖能默挽既去之天心乎周無
再興之理魏齊有可乘之勢舍此適彼不待蚤知
之士而後知也況梁惠齊宣識非甚闇有承教之
心有足用之善誠能舉國而授反手可王定一之
後封周以豐鎬伊洛之地永作虞賓文武在天之

靈亦何惘乎獨惜我道終窮尼山鄒嶧先後一揆
二周六國俱殄暴秦耳士抱咫尺之義執螽管之
見妄議大賢左矣
康熙十六年有御史衞執蒲疏請士夫家侍婢當
及時昏配不得過二十外　旨以言官摭無益事
塞責着飭行其疏中有句云白髮盈頭猶是雙鬟
婢子青衣半世依然隻影空房
凝翠堂予祖宅也貽安堂則先君所構堂東西皆
有小樓其西即所謂蓼懷閣也先君沒居宅未有
成命伯氏應歸凝翠予若就貽安其何以處諸弟

因以貽安二區全畀之予則建堂于蓼懷閣之廛隙而置雜屋數椽于後另闢門戶工始于己未之春落成于夏卜遷于秋以致遠顏其堂蓋取寧靜之意云

祖姑丈朱儀九與其弟昆發任其父遺逋各幾百金先曾祖謂祖姑曰了此方可做家能棄首飾勿吝乎對曰唯命即出釵環計直償之遂脫累昆發謀諸婦李李奩資數倍于祖姑靳固不與後卒以盤剝廢家而祖姑家今已業田千畝

康熙壬子科邑人有夢徐王夏中式者下註妻顧

氏而王夏之妻實姓顧或以語徐徐自喜必得及發榜則南闈中者爲徐世濂王緝基夏乾御分應三姓北闈則中顧洪善字達夫并妻字亦映帶夢亦巧矣哉

徐相國幼時顧太夫人於除夜令聽讖語封翁冷笑曰畢竟狀元閣老矣公出適有偶語者其一曰悉如尊公所言公私自喜後登已亥狀元入閣竟如其讖

順治已亥　廷試我邑徐立齋狀元葉文敏探花二公皆著清望爲名臣可謂地靈人傑

天平山之白雲泉西山幽麗奇處也予謁范墓登此泉聲潺潺與千尺雪競爽行遊渴甚取泉水連啜數甌喉吻潤而肌骨清矣登兼山閣啟綺窗以臨山披霜林而如繡挹其景不能名其狀柳子云物不自美因人而彰茲山之勝始于白傅之題咏范氏得之以固其宅殆羊叔子所謂百歲後魂魄猶樂登此者歟予既嘆二公之澤與山並壽而范之子孫更能構闢精舍使拜其祖墓者得盡遊息之樂為可嘉也

予自丁酉之秋始遊西山得盡館娃鄧尉花山諸

勝時空谷饒秋色都異種因山爲高下五色相間照日鮮華奇觀也已亥春仲先夫人爲煒建醮于紫石山玄眞道院得遊小赤壁戲作一小記已登堯峰倚峭壁臥石牀遠呑湖光近挹山爽朗吟詩句旁若無人有輕世肆志之思焉翌日又陟穹窿廻顧羣山則已超煙雲而入霄漢矣觀有道士鈕姓者燒筍餉予分外甘美曉歷茅蓬積翠則綠肥筍徑紫潤煙巒又一佳境也藍輿敦促猶尚徘徊每憶斯遊常形寤寐今日復來西山感而書此

附錄小赤壁記橫山之西北麓故姑蘇臺址在焉

下有石壁瞰池。其色赤。高不及數仞。其流清小。不棹扁舟以覩黃州之赤壁。直一拳一勺耳。故曰小赤壁。境絶凡塵。靜如太古。四方遊屐鮮有至者。今探幽得此。聊記數語。亦蘇賦之拳石勺水也。時予年十六。同遊錦祖葛表兄譽弓。童年老筆。今又二十餘年。往矣。老大無成。可勝太息

從城中返棹。道聞五妹凶問。腸爲寸裂。妹自八月歸見其顏色非昔。竊憂之。隨迎四妹。淡聚骨肉。言歡爲加七箸。小春和煦。楓林正紅。挈遊西山。以豁瘖結。差覺爽健。意謂可幸無恙。何圖匝月之間。遽

成永別痛乎痛乎疾呼舟詣嘉張擔老深德我妹泣數其賢不置倩則擗踊長號彼呱呱而泣者烏知爲母亡耶吾爾時淚湧如泉哽咽不能吐一詞矣聞其臨終時方夜膳撫其子多作身後語頻爾咯血醫藥罔效嗚呼人命危脆乃至于此於人世何恃哉旣歸爲賦挽詩一首痛其少孤而壽促惜其才賢而命衰也

有冒籍欲倩沈歸愚先生保者許以厚酬不顧又應試江寧有庠友沒于舟次先生解囊助得斂錢歸櫬持已不貪則有守濟人不吝則有爲有守

有爲得之貧士爲尤難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無愚意執德不弘則理未湛於所當務者不能有信道不篤則私易起於所當去者不能無故曰焉能爲 無

中庸大哉聖人之道章至敦厚以崇禮結住下居上不驕節按文義與上不浹當另爲一章疑上有錯簡

先夫人雅好文史每於不孝等昏定時講論亹亹嘗謂漢昭烈雖未一統賢于高祖孫仲謀稱臣于

魏有愧父兄司馬懿陰賊更深于操又言大美終之實難唐文皇蓋世英主猶有十漸之累天寶昏憒不足論矣又稱開國母后莫不賢明獨呂雉以妬悍稱制外戚之禍漢爲最烈貽謀可不愼歟如斯正議雖儒者無以易也歲月如流慈訓久邈每讀史傳輒爲涕零

蒼龍半掛秦川雨石馬頻嘶漢苑風歷下詩也李之田疑石馬不能嘶風陳玉叔援華山舊誌漢陵靈異時作風雨聲應之名人詩句未有無出者未可輕議

嘗疑史記國風好色而不淫句未安詩出淫奔者之口未可謂之不淫出刺淫奔者之口不得謂之好色推離騷之義以例國風鄭衛諸什不定是男女期會之詩

陳后山每遊覽得句急歸臥一榻以被蒙首謂之吟榻家人知之爲之逐貓犬匿嬰孩俟其詩就乃復常此蓋因語不驚人死不休句故爲是極苦事耳愚以詩貴天趣終當視流水行雲

我翁即若翁必欲烹爾翁則幸分我一杯羮最忍心語書之史策可醜朝鮮國策問云漢祖忍于分羮

羹而爲義帝發喪豈移孝作忠之道要之分羹發喪好歹俱無是心只把此心都傾在項王身上耳講不到忠孝

東坡賢義帝拔卿子冠軍不知義帝之失正在此以項羽之氣肯爲宋義屈乎且義實庸才也能料武信君之敗而不能料項羽之不可制留軍不進遣子相齊授人以誅討之詞不知孰甚焉幸而項羽代將得成鉅鹿之功不然則亦武信君之續耳懷王以草昧君臣間親間舊其何以帖首立者之心羽既殺義不得不授以上將軍之任太阿之柄

失矣腹心之寄離矣衡山臨江之禍不待徙居郴
縣而始決也
傳奇舜親記所指張員外非真面目張係崑山人
本舉人餽于貴比鄰有周宦者怙勢侵之窘辱者
數矣一巡按輿周隙行縣捐告張首其禁書幾周
于獄記乃周氏所作也初張計偕入都夢城隍謂
之曰汝今歲應中會試第幾名入詞林然壽命不
長矣近有一大陰功人感動天曹欲將汝易之汝
可得富壽願否明當券于廟張惺然思之即投券
如神命張後貨殖動必倍息遂致富水部壽民其

後也予蓋聞之水部外孫馬廣載云

張斗南早穎于庠然不喜舉子業好詞賦善談論不以家貧少挫其志嘗與予共寓滄浪亭評今古談風月甌茗疎燈綿宵不倦一日致予書云某今年三十有一形神衰颯幸粗了世緣歸骨山足得知己如君者從鐘殘磬斷之餘一叩當年雅謔則生芻一束所賜實多予以斗南方盛壯忽作此語豈其中有不自得者耶何圖歲月無幾遽先朝露橋公戲笑之言遂成其讖悲夫

斗南曾試蘇臺懷古詩極爲桐城張宗伯所賞附

錄之金粉山川委曉風美人截去霸圖空劍埋舊塚䰟猶壯馬立寒潮恨未窮千古亭臺眠宿草三更燈火話江楓何須今日添惆悵已付昇平笑語中

幼從先夫人寧外王母徐孺人猶及見故家禮法每日晨夕子孫循定省之禮煒等雖幼亦必候問起居然後退清晨梳洗畢母即端坐堂中餘各以次坐侍兒屏息僮僕稟事不過戶限非其家人不得歷階而升門內肅然終母之年不少懈

槎溪一富宦治喪紳士畢集有一老者自遠來唁

寒素若儒生既入門莫有迎者徘徊廳事衆賓伴
不見及覗其柬乃一八座鄉宦也乃大驚爭先媚
承有擁擠不前者卒卒自咎眼鈍
風俗薄惡莫甚于今治喪家而鄰邑中太倉尤甚
弔者有貴賤孝子不得貴賤其人當道之所以異
于衆賓者有受治之義也餘則非親即友同一拜
其父母何分軒輊彼則鄉宦至匍匐出謝否則齒
德雖尊弗動也孝子如此何怪接賓者之諂人慢
人乎婁士有詆崑俗卑貧薄陋者予謂太之富誠
足驕崑若卑薄陋則何地不然因舉此以證之

俗有照井生之語出後漢書四夷傳海中女國有神井女子闚之輒生子

蔡伯喈曠世逸才不具論卽論其品亦卓然有以自立其始不就卓辟慮禍勉應多所諷諫後卒不悛欲奔兗州豈之不阿卓明矣卓旣暴屍殊不意言之而歎亦歎其不克終耳王允因此死之殊失士大夫心

運乘舅氏咏西瓜燈詩有熱中不類故侯心句可稱典切

明婺源江公一麟以賢牧陞部郎將北行取俸十

兩令州民趙鍔治船及登舟見修理整備問所費鍔對如前數不信箚查各色工匠費實倍之乃取銀六兩扇三十柄墨二斤計直四兩餘者償之鍔固卻以公堅持乃受其夫人素賢謂公曰既知十兩卽當如數償之而別以扇墨酬其勞可也何靳此公面發頳亟以四兩補之鍔益不敢受公怒曰乃使我不如一婦人耶予以公之償鍔已足夫人猶以爲歉公以夫人之語而猶以不如婦人爲嫌其平日之善善相規施德于民者何盡哉

都尉鄔公有八山疊翠詩高低寫作四層疊成山

形又有包山疊翠詩中包四山形亦如之縈轉成文清新可誦巧製也公諱景和字時泰尙肅皇妹長公主公主早薨以不應元文命忤旨放歸崑山僦數椽以居蕭然閒遠陸伯載贈公歌有云三江九嶺恣遊歷胸中夙有烟霞癖揮毫洒潤若飛泉珠句融融疑剖璧此可想其風致矣隆慶改元詔徵還朝薨于位故老相傳公姿貌中常選尙之日賜宴內廷一時公卿子弟咸自矜持公獨飲啖如常太后謂是能食天祿者遂得尙主此與右軍坦腹相類故終爲戚畹名臣

附錄八山疊翠詩　遊蘇州半山寺

山疑實滄

山世擁閭畫涙

山塘歸已闊苑作漁

山隔半心樂忘樓村莊歌

山遠光百千三城題留侑

山映峰四蘇舊榻醉

山里近廟禪新

山堂竹絲

包山疊翠詩　遊西山靈光寺

山山鏡隨

山盡映照鏡身

山神遊是色服如不

山異有四季春山山光貪

山靈鄰後山都山山歸世

山擇前訪野蓁是俗

山徧外至因尋

山人樂真

某棧火包房無恙也某與邑之某某等所謂六賊者謀以包物潛遁于郡典城門爲之夜開遂誣報

包火時某尹新蒞崑同新邑趙侯往勘包與棧相距甚遠而尹不察也趙侯以典既隸崑不欲顯斥同官有雷神巧火神更巧之諷尹亦若爲弗聞也者竟准其報且議所以償之者甚微月朔行香士民譁于學宮者不下數千人尹懟甚即揭借償朱示于典門衆乃散尹反即改其前令其有理論于典者輒以嚴法繩之無何有房主以包房貫務呈上官請按驗其處上官始悉其詐委員覆勘又有從中力庇者奸不得發崑故貧邑民間衣飾半在質庫一沒入則冬無綿夏無帳者比比更有借人

質物索償不得致無計自裁者嗟乎奸商贅利固不足論司牧者亦復忍為之耶其後六賊相繼遁事或病死尹亦以贓敗而某典之在郡城者復大火燒其所積珍寶無算云

今人投刺有侍生晚生等稱不知始于何時及閱方奉常集云幼時見簡帖衹書某人拜後則係以侍生晚生晚學生矣乃知弘治以前猶無此稱創此者陋矣門生之稱已久汪國楠出楊給事東明之門東明却其所投門生刺而令稱晚學謂為主求賢不敢借為私交楊公可謂識體

戰陣殺戮萬不獲已試演于無事之日而必殺人以肅軍政豈舍此別無肅軍之法乎孫武之斬姬穰苴之誅賈均無取焉

嘗疑李令伯少事僞朝句有誤按舊本作荒字蓋言黃皓等荒亂朝政也

邑傳何雖協先生生攝冥王始亦甚秘後稍洩人或叩之多述因果以警世言一夜聽事有二人披獸皮至視之皆鄉宦且係故交乃大驚私欲拯之而內熱甚因問能念佛否皆搖首叫嗥去蓋一犬一虎云噫彼所謂虎與犬者詎不謂富貴可常保

不早自覺悟懺悔前非死而宛轉于冥殿欲一稱
佛號而不得悲夫人獸之關幾希可不戒哉
叔母王安人有至性庚申夏於其姑唐太君之病
殫心侍奉盛暑不懈已而稱疾者浹旬蓋以醫藥
罔效不得已而刲臂療治負創方深第不欲使人
聞故托疾以自晦耳無何太君以高年不治而侍
安人者稍稍得露其實謂及今刀痕猶隱隱安人
終不欲自明也予嘗論古今來純孝之行所最難
言者子之於後母婦之於舅姑耳素無屬毛離裏
之愛推父之恩因夫之義禮雖不殺于所生情終

有差于罔極叉況撫之者之未必盡同已出乎若安人之孝於其姑不逾出彝常萬萬者哉煒故誌之以風世之爲人子爲人婦者

今人以屋宇不掃除不整頓或任人出入謂之百客堂昔沈啟南名盛客衆嘗造百客堂百客堂之稱俗失其義矣

馬鞍山翠微之上有壓雲軒軒旁有小栢數株邑士胡清嘗賦詩云栽傍巖限未足看謂言斤斧莫無端他時直入掄才手不獨青青保歲寒後有視漕浙中者遊山愛此詩訪知胡爲貧士厚遺之而

去此公可謂憐才惜不得其姓名
哀文榮極愛王百穀紫牡丹詩色借相君袍上紫
香分太極殿中烟句謂館閣諸公能道得王秀才
十四字否愚以此十四字亦誰不能道乃知士遇
知巳正不必高山絕調也
曲禮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但云非有見
焉弗與爲友可而必別之以寡婦之子何歟與其
子友而致嫌于其母之寡非君子之言也註好色
二字尤薄
寡婦不夜哭亦非情理

朱韞斯談娶同姓欲去其婦名流多勸止之欲取證于古之娶同姓而無傷者一時莫之應吳志伊獨曰王沉與王基聯姻劉疇與劉嘏爲婚綠非同原也前輩博洽如此

顧文康喜奕因卓爲枰月以牛革名鼓枰毎落子填然有聲公自言飽食後尤宜創制新異然亦從竹樓記宜圍棊二句來

練川陳廸賢以勇健著里中壬子大水嘉民號于縣治時縣尹江方遑遽廸賢從外來諭衆毋譁衆稍退江問爲誰對曰武生某江以一武生遂能壓

衆意指使即其人也收掠取服竟斃于獄其實與賢無與嗚呼寃矣

袁籜菴嘗於月夜肩輿過街適有演劇者金鼓喧震一輿夫自語云如此良夜何不唱套楚江情覺得清趣耶袁即命停輿從者莫解其故袁出輿向輿夫拜手曰知己盡西樓記袁得意筆也

巢林筆談卷二終